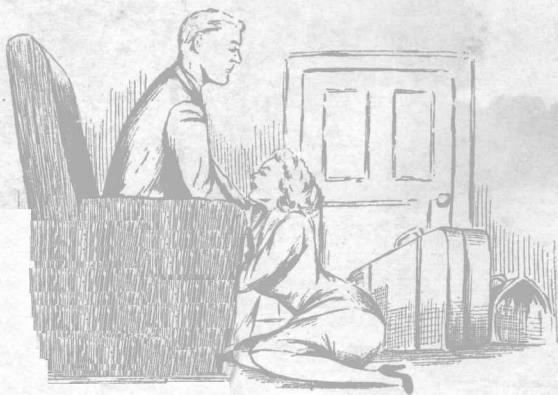


通俗本

兩個美國

蘇聯·西蒙諾夫作



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

通俗本

兩國美個

綠文 10 36 K · P.108 · 定價 4000 元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本書插圖：苑一辛作

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

0001—5000

原著者：西蒙諾夫 改寫者：沙里

發行者：永祥印書館
上海福州路380號 電話92213

印刷者：永祥印書館印刷廠
上海陝西南路238號 電話72798

經售處：聯 豐 書 店
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

目次

- 一 報紙大王的鬼把戲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煽動戰爭的陰謀家……………九
- 三 沒有錢就不能活命……………七
- 四 不要享樂而要誠實……………六
- 五 瘋子們的如意算盤……………三
- 六 人應該這樣地活着……………五
- 七 決不向惡勢力屈服……………四
- 八 大老闆的天羅地網……………五
- 九 堅持着頑強的奮鬥……………二

十 走向那人民的美國

附記

沙里藍

突

一 報紙大王的鬼把戲

一九四六年二月間。這應該正是冬去春來的時節，可是在紐約，即使春天已經來了，也不會有什麼特殊的感覺，彷彿一年到頭都是一樣的：嘈雜，浮躁，忙亂而緊張。

席絲綺小姐獨自坐在總主筆辦公室的打字機跟前，整理着成堆的文件和新聞校樣，但她顯然是心不在焉。她又一次抽出那張打過了的合同草稿，用充滿歡欣和興奮的甜嗓子，悄悄地唸着：

「……兩星期內起飛去俄羅斯，旅行的期限是三個月，回國後，一個月內寫成一本書，保證出版，保證暢銷，保證稿費三萬元。……」

席絲綺特別注意「稿費三萬元」這幾個字，因為那將是這家報館富有比老

閻兼總主筆馬菲爾遜要付給斯密司的，這就是她美麗的希望。——她是決心要嫁給那個誠實而又倔強得可愛的斯密司了。戰後，她實在早就厭倦了那種胡鬧的生活，而且她很懂得，在美國這個社會裏，青春就是女人唯一的本錢，自己心裏明白，三十三歲，也老大的了，她需要趕緊有一個家：斯密司的確可愛，可惜的只是他太窮，未必能保障舒服的家庭生活；可是現在不同了，他就快要有錢了……。

門一響，主筆甲克·古爾特一跛一跛地走進來。

「怎麼，老總還沒回來？你一個人在忙？唔，席絲綺，說實在話，我總覺得，你這樣打扮，要比從前在軍隊上穿的那套衣服更漂亮些。看在我們過去的情分上，親個嘴，行不行？」

「別瞎扯，我已經不是小孩子，不能再胡鬧，我快要結婚成家了。」

「嗯？結婚！跟誰呀？」

「哈萊·斯密司。」女孩子多半是藏不住心事的，特別是高興的心事。

「真是特別快車，他不是昨兒晚上才從日本飛回來麼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親自到飛機場去接的。可是我早在東京的時候就下了這個決心。」

甲克·古爾特諜諜不休地誇耀他已經收買了舊金山的一家大報館，不久他也要當上老爾兼總主筆了，什麼什麼的。然後，煽動地說：「席絲綺，你知道，斯密司那個怪物，他窮得要命，而且我看他一輩子也發不了財。……哦，對了，如果他接受我和老總的吩咐，寫了那本書，唔，這也可以說是我幫了你的忙，你得好好的報答我，懂不懂？」

總主筆查禮·馬菲爾遜氣沖沖地回來了。他是個大忙人，因為他同時是好多家報紙的大股東和控制者。剛才參加了招待俄羅斯記者的宴會，似乎很不愉快。不過他可沒有工夫瞎傷腦筋，他最講究效率，老是那麼緊張，要言不煩



您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哈台，明天你去出席那些俄國人最後一次的記者招待會，提出一個最後的問題：說外邊謠傳他們帶了錢來津貼我們的煤礦罷工，叫他們自己說這是不是真的？」

的。還沒坐穩就下命令了：

「席絲綺小姐，你可以下班了。

請你順便通知哈台，說我回來了，要他馬上來一下。還有，五分鐘以後，再叫普列斯東來。」

席絲綺很高興能立即離開這個地方，尤其是這兩個討厭的人物。

瘦削的訪員哈台來了：「老總，

「老總，我怎麼沒聽見這個謠傳？」

「現在我說了，你不就聽見了嗎？」

「可是我想他們頂多不過聳一聳肩膀就算了。」

「那就行了。你回來就這樣寫：俄國人對這個問題所能給的唯一的答覆，只是聳一聳肩膀，無言可答；你再把它含含糊糊的加以渲染，你的職責就盡到了。」

「我懂啦。」哈台習慣地辭退出去。

緊接着，國際新聞版的編輯普列斯東也到了。

馬菲爾遜開頭就問：「今天你這一部分得到了些什麼——關於俄羅斯的材料？」

普列斯東回答他的老闆：「一篇哈爾納爾的俄國人在維也納，這是給俄國人說好話的，還沒決定登不登。還有李普曼的一篇關於俄羅斯擴張主義的論

文，以及和這性質相同的五、六條東西，都是攻擊俄國人的。」

「統統登出來。我們跟赫斯脫系的報紙不一樣，我們是客觀的。李普曼的論文放在第一版，另外那幾條性質相同的一律登在第六版以前，不能再後。哈爾納爾的呢，登在第十六版以後罷，可不能再前。另外還有什麼嗎？」

「還有一條義大利來的消息，說什麼俄國飛機飛到了非洲紅海邊厄列特利亞的上空。這當然完全是胡扯。」

「爲什麼說是胡扯？應該有聞必錄。你忘了我們是客觀的麼？把它排在第一版頭條新聞裏。」

「但是這明明是胡扯，俄國人馬上就會來關謠的。」

「讓他們來罷，我們是公正的；俄國人做事講簡潔，關謠一定寫得很短，給他們登在第二十版，五行地位。結果呢，會有幾百萬人讀到那頭條新聞，而看到那個關謠的，頂多不過萬把人罷了。」

「老總，這算得真正的公正嗎？」

「普列斯東，你應該用心聽我的意見！請你注意：你是在給我做事，這報紙是我的而不是你的，這是私有財產的神聖權利。去罷，你如果不同意，那我們回頭再說。」老總顯然很不耐煩了。

普列斯東沒趣地走了。要是在平日，馬菲爾遜老早就要暴跳如雷了，可是今天他沒有這閒工夫，他正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對於斯密司的那件事上面。

古爾特是機靈人，他隨時都能體會老總的心事，故意討好地說：「我叫他們找了幾次斯密司，他就會來的。」

老總笑了：「不怕他倔強，我想他這一回總會屈服的。三萬元哪！也是這小子走運，如果不是爲了要趕在國會選舉以前出書，管他寫的怎麼好，頂多一萬五，多一個子兒我也不出。你知道，他犯了戰後神經錯亂的毛病，長久沒寫過什麼，正窮得快活不下去了。」

「聽說他還打算跟席絲綺結婚咧。」

「哦？這個消息聽了叫人很不舒服；不過，也算好消息。席絲綺這個漂亮的姑娘，她可不會願意跟一個窮光蛋去過活。這麼一來，我越發相信，斯密司一定會得答應照辦的。」

二 煽動戰爭的陰謀家

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停火不多久，有好些地方，被炮火燬掉了的房屋還沒有重建，踏平了的田地還沒有播種，被打死了的人也還沒有完全掩埋。除非是沒有良心的混蛋，只要親眼看見過這些的人，不管怎麼健忘，印象總還是新鮮的。

哈萊·斯密司親自參加了這戰爭，而且還負過傷，至於看見過的許多慘象，那就更不用提了。因此他格外比別人更憎恨戰爭。起初，他對戰後的和平世界存了很多美麗的幻想。不幸的是，世界還是那個老樣子，甚至有些人又在瘋狂地企圖緊接着再煽動新的戰爭。這可把他弄糊塗了。他不能想，不能寫什麼，甚至連呼吸都覺得不痛快。他昨晚才回到美國來，這一天之中，他更感到心情

沉重，到處都覺得不對勁，只是弄不清楚不對勁的究竟是美國還是他自己。

十五年前，當斯密司還只二十五歲的時候，剛從大學畢業出來，就踏進了新聞界，直到現在，他還當着馬菲爾遜報館的通訊員。他也曾經是個很有名聲的戰地記者，可是現在他真不想再幹這一行了。他不願意跟着別人發瘋。這意念頭，在回國以後尤其強烈；可是爲了這五百元一個月的薪水，爲了生活，怎麼辦呢？老實說，要不是有席絲綺對他的溫柔的吸引，他情頭挨餓，也不肯再這麼聽別人亂支配。他只是想，倘若一旦有了錢，那就好了，他將可以把神經錯亂了的生活希望，寄託在美麗多情的席絲綺身上。

斯密司向朋友借了些錢，拚命的喝酒，爲的是要停止思想，免得那些矛盾的心情來鞭打自己。他很奇怪，老總馬菲爾遜今天爲什麼找他找得這樣緊急，猜測八成又是古爾特那傢伙在老總面前出了什麼鬼主意。想起古爾特，他就覺得可鄙，雖然古爾特還是他同年歲的老同學，他也沒有法子原諒。那傢伙多麼



低能而下賤，從前在工會裏混過一陣，後來耍了出賣朋友和背叛工人的無恥手段，結果發了大財，爬得這麼高；在美國，偏偏就是這類東西比誠實忠厚的好人更得意。此外，戰時在菲律賓，古爾特還惡形惡狀地勾搭過席絲綺，仗了自己有幾個臭錢，真是個下流胚子！然而有什麼辦法呢？古爾特現在是報館的主筆，而且是用了老闊馬菲爾遜的名義來召喚的，總得應命而去。

斯密司經過了橫跨太平洋的旅途勞頓，實在疲倦得很，他現在無精打采地坐在馬菲爾遜和古爾特的面前了。

老總直截了當的說：「我現在要你再橫渡大西洋，到俄羅斯去一趟。」

斯密司覺得有點出乎意外：「老總，我在日本的時候，已經讀到我們這份尊貴的報紙了，大約是如今已經不再需要假裝「向左」來迎合民衆，所以我們的報紙又出現了新的政治路線，對不對？不過照這種新路線看起來，你派我去俄羅斯，恐怕不會有什麼益處。比如我們的主筆古爾特，我想……」

古爾特趕緊插上了嘴：「老總和我的意思，是因為你的文章寫得出色，更重要的，是你在一九四二年曾經寫過一本稱讚俄國的書，很享盛名，美國的讀者喜歡你，說你是公正誠實；現在就是要用你的這個有利條件，要你再去看俄國，然後把俄國的真象寫出來，——乾脆說，就是再寫出與你那一本完全相反的書。」

「俄國的真象？我知道的都寫過了。」斯密司開始明白了他們的企圖。

「你寫過的，只是說俄國人是怎樣英勇地打擊了德國人，保衛了他們的國